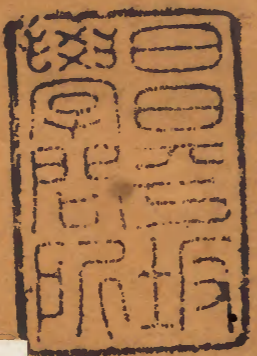


鍾津文集 十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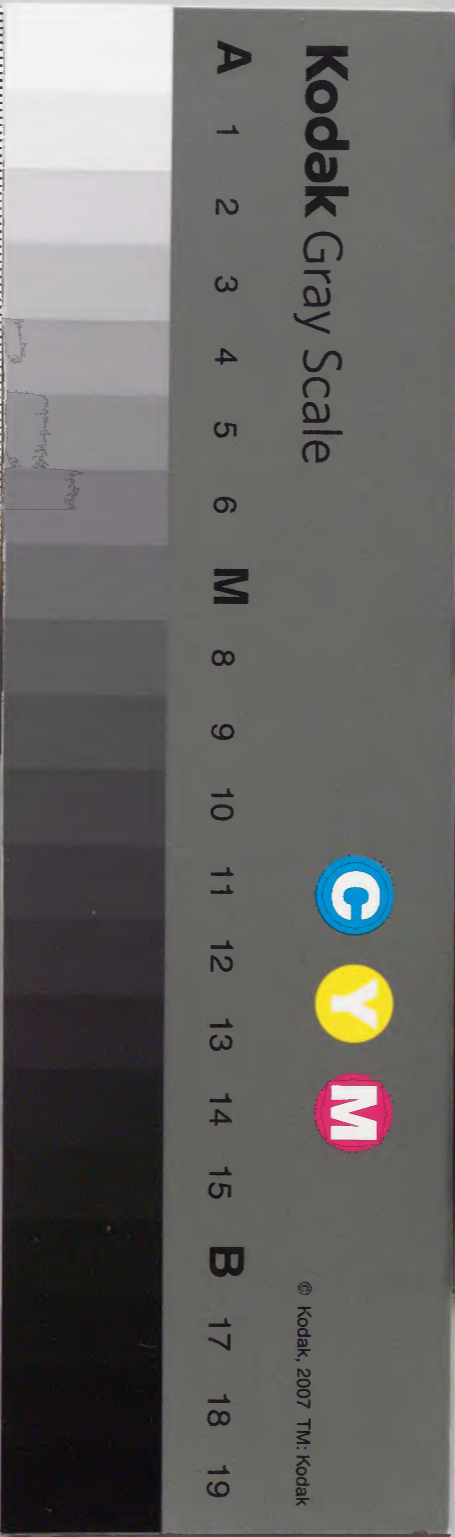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二一四		
		七	四		
五	七	函	號	類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一四	
		五	四	
三	五	函	號	類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4
冊數	5 ( 5 )
函號	別 50 2

共五本





鍾津文集卷第十七

非韓下

第十四

山十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

契嵩

撰

淺草文庫

韓子為贈緝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後必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燧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昊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日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掇其大者以

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為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考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為佛氏之事韓子既壯精神明盛始見道豈理迺覺佛說之為至邪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辯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若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本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欬韓子固亦不恆其德矣注韓子為進李解道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為韓子与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

而見愈之性憤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貶韓子論京尹不臺參善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無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旧儀何乃使之輒爭善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在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終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善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為聖人之徒是亦知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歧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

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負外者及此，正可推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曰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杜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敬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茅茨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大夫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詔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太史公謂退而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李景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

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已，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令人毀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韓子當時雖幸無御史之責，今其垂之史書而取笑萬世之識者，其又甚於安國之讓也。慎之哉。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為鯉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鯉魚因之而折，吾以為不然。鯉魚乃昆蟲無知之物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即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虫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况昆蟲。欽謂鯉魚去之，吾怒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叔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号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要自以為難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番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為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事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外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余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心以煩理為福得性如法不為外物所惑為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遊其預設理論性已則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為惑乃復云吾少時讀大顛存何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為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論

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三平何為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考之所見嗟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焉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礼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子曰為善不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

若其教人解情妄指塵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為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考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薄彼。韓子徒見三教之迹。不睹乎三教聖人之所以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謹議。知三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心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責云云。此乃韓子疑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閻巷凡庸之人。最為無識。欲相詆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豈不若彼閻巷之人為

意之審也。謂佛為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况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况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當年之理不當。年則不年。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煩。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為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照唐女謂韓輩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始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  
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之其意亦以城既處  
諫官而使天下不韋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為乎遠城出  
守道州以善政養而韓子為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  
賢城所治為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為潁川尉感鳳鳥集鳴  
之賀余少時時此二說惟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  
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后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  
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  
効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夏而善待之而濬果  
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祿於行伍人未之識獨  
裴中立稱其未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討戴晞  
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替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

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祿羊裴晉公三君子之  
美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恒如此也使陽  
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韋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  
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對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  
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今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昨唐書見  
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為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  
知陽耳韓子謂元宗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  
之上九與蹇之六二爻辭以折其行豈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  
譽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諫官御元之初諫官紛紜競言正  
事細碎者無不韋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此元宗自山林以有  
道詔為諫列固宜相對而後烏可如他諫臣斷處騁口舌以  
重人主厭惡詳元宗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蓋用

禮五諫之義。而其所以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也。若曰諷曰順曰關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關諫者謂眎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實指其事而諫。陷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直諫。豈不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為人臣之禮。不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蓋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為黨。傾覆宰相。大害國政。元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

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其城諫爭法。經緊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二弟。日夕痛飲。密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即坐密器。以酒醉。密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說。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歎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為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子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知者何。独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為諫議大夫。人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入則



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亨  
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  
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后薛廣德朱雲劉輔輩激怒  
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韓子固當推之以  
效后世可也反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  
墨及與孟簡子曰二帝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后之學者無所尋  
逐以至於今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  
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閑曰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為心必

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為此說似知佛之法  
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  
理若無其死生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  
死也夫解外繆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汚嗜欲淫惑百端皆  
其繆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寧靜而得其  
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既正豈必  
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  
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  
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也夫清淨寂  
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勞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  
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后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未學心不  
通理昧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於終身昧其

性命而裴然傲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  
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或無道字意苟有益於世，而  
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  
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  
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文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答  
中享文，作諱辯，則張昭論，曰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  
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畫許齋王疏，雖依  
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  
鬼窮鬼益委巷無稽自謾韓子乃文此，縱然如與鬼相睹，何其  
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又

知或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  
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  
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宜以君子固守，烏可輒取陋巷  
鄙語，文以為戲耶？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慈  
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勸字而死，而譏  
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后生莫沈迷，喪其真。璞詹之  
鄉人也。評詹固曰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枕牀而不哭，以  
文伯多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况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  
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

及敬姜之知孔子

注：魯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徑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今豈不与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喪佛求福迺更行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杜梁居江表垂五十

年時稍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為福亦至矣善於時殺其君者謂之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知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為之根本也佛之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為善而不欲其為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為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合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於未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前自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為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知漢之文景最為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為天子統二十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即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歷數

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子所說無驗而  
即不從其教耶於乎聖人為教設法皆欲世之為善而不為亂未  
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  
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  
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  
云此韓子薄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矣靈智  
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驟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  
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况復其  
神奇殊異有心與世為祥為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  
昔有函孔子之履與玉葬之首骨者累世偽之至晉泰熙之五  
載因武庫火遂播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夫惡者  
莫若乎三葬之不育也前世存其迹而偽之蓋示不容其大善

也番誠一大惡也古今崇佛者皆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  
前所謂心也禮賓一設者是の示其不知禮而仿人等品也借  
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  
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之彼季  
札由余茅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矣而不測者也豈使其君仿  
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考也孔子曰夏君欲諫不欲陳謂不可  
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為惡也韓子乃當婉  
辭而密諫况其君未果為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夏乎昔魏徵  
能諫不能忘其言多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其  
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而君子賢之  
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為當番其表使世得以仿其為謬  
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况君之所

為未至為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汗液柳番其說以自章其識  
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頤也稱頤若有聖賢之言行曰信乎其有德且有  
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尚書灑爾周文噩爾信乎其能灑  
而且噩也然與頤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年潮州其女孀從之商南層峰驛遂死其后移葬韓子銘  
其壙恨其蹈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為社官言佛夷鬼其法  
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削絕去不且爛漫夫華  
夏有佛古令賢惠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  
人為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拙以為鬼亂治韓子自斃何啻乎

佛而韓子惜涯私其女至乃廢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  
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  
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  
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義蔽句固不省此  
言也又其作訪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  
澄觀者似是乎法涼國師觀公謂訪詞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  
公才速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梵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義或云  
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導故有天子句不  
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佛自盛德之士不名太宗  
豈用此法耶然其法多非善之意也既贈之訪特名呼句  
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法涼國師已不當然果至觀公益不可

也。若觀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于文宗，乃為其  
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  
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后生，小宦豈敢以此為贈之。是必韓子以  
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為詩，示其輕慢卑抑佛  
法之意氣，句惑學者趨尚之者耳。非真贈觀者也。韓子雖謬然  
不顧道理，可名橫斥於佛，殊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句辱  
之也。禮不敢齒君，駟馬蹙其留，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  
車乘，即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之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嘗  
所孔貌之者，其於孔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詔聖節賜輦，延之  
內殿，談法廣敷，彩旌帝時，點湛海印，朗然大覺，誠于群臣曰：朕  
之師言，雖句簡詞曲，句富痛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  
朕心，何以法涼朕心，何以法涼賜為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

貌。若此尊嚴，可悔句失孔君師之德義乎。不唯句孔其君師與  
朝廷物之，後乎后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句一而居天下不遵  
孔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善崔立之女，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如狼狽，去其  
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以人之所憫，笑以至云。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闊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  
考賢人詰古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言  
者，雖一辭一句，必昭后世，學者資以為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  
者。周文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立之，其曰：血源漂杵，孟軻猶  
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

文尚不自謂為之經稱經特后儒尊先聖之所作云尔昔楊雄  
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潛號稱王者  
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韓子德如仲庄而果成其重猶  
宜待他輩或使后世尊之為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  
楊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  
善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銳志欲為之史耳及視其外集卷  
劉秀才論年乃反怯句不敏為而曰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  
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  
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在左丘明紀春秋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  
刑誅班固度死陳壽楚又廢卒亦有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  
擊齒無一足崔浩花擘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多下所  
稱吳兢亦不奪身貴句后有句也一本止昭引司馬遷然以此

為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句怯於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顛狂  
狼狽失其所操特句麥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諷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序謂于姬  
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循乎老莊教而以惠性知人爵祿  
厚薄壽命長短妄言如駛駟信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  
云即掃廳屋候兄一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知兄言即  
掃廳屋候兄者即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  
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經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眾人當聽而奇之  
韓子自謂專儒頡頏為聖賢之士固宜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  
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  
勇於義故不懼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不  
顧此而輒如眾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願為學聖賢之儒，如何  
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韓子前作謝自然詩，  
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今方降為郡，乃自棄變動尤惑，兄  
事仙翁異人，帖然願欲伏為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憑其  
言句望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夷，  
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文，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  
近者蜀人有為文句非韓子者，方欲攻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  
多睹乎蜀人之文，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照唐之謂韓  
子其性褊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文，驗其所為，誠然。曰

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  
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行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  
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苟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  
效其文，而識沮二教。聖人太酷，吾嘗不平。此欲聖賢之大公從  
者，辯之哉。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苟者事果然。今吾年已五  
十，老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  
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文，貢之辯之，其亦不忝於從  
事於吾道也矣。



鍾津文集卷第十八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碑記銘表辭九篇

契嵩撰

文中子碑 天竺慈雲法師行業曲記

廬山開先暹禪師塔記 秀州資聖懃禪師塔銘

秀州資聖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杭州石壁山保聖寺故紹天德塔表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

李晦叔推官哀辭 周叔智哀辭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文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

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揚子雲繼之荀與揚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極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迹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辯仲尼文之爲六

秀明道聖神定統和富勤公塔銘  
皇丁尚野一第  
想無了  
卷之七第

經備教化於后世也后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終乎而人道失極或作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臚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后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與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經經廣教於后世也非有聖人之道化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子於仲尼猶日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文中之經以治天下遂至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意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不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也天子將相其教也播及于今何其盛哉高宗遠邁之知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句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子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考治道不精大倫厯考

權譎興行之中作号額波澄清六經續号天下化成孔子如日  
号文中兩明殊万世号莫之与京

杭州武林天竺寺故大法師慈雲式公行業曲記刻

本見天竺山

法師諱遵式字知白本姓葉氏臨海郡寧海人也初其母王媪  
允灵於古觀音氏未男一夕夢其告西然有美女子以明珠授  
使燕之生法師方七月已能從母稱乎觀音稍長不樂与其及  
兄為賈遂潛往東掖師義全出家先一夕義全夢有童子処其  
寺佛像之元老翌日法師至且夢適驗十八后髮二十納戒於  
淨林寺明年習律於律師守初當時多之郡校方盛終生以法  
師俊爽屢以詩要之業儒法師即賦以答之其詩略曰真空是  
選場大觉力官位已白入國清普賢像前塔其指誓習乎天台

教法徐鼓笈趨寶雲義通大師講席道中夢一老僧自謂吾文  
殊和尚也及見通乃其所夢之僧也即服膺北面受學未幾凡  
天台宗之所傳者其微言奧旨与法師皆得智解豁然出其流  
輩會具祖師智者入滅之日遂自燃頂終日誓力行具四種三  
昧因說偈以效其誠凡其詩偈並見於通師既逝与法師即還  
天台以苦學嘗感疾嘔血自謂必死毅然入灵墟佛室用消伏  
呪法与詛曰若回教興行在我則其病有瘳不爾願畢命于此  
方三七之夕忽青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法師益不懈至五  
七之日遽見死屍盈室法乃不惑踐之以行道其屍即隱七  
之日懺訖復青空中声謂曰十方諸佛僧爾福壽其夕殊寐恍  
惚見一鉅人持金剛杵擻其口驚且觉白其病遂愈後辯益茂  
声貌不神美於平日法乃大感益欲從事于此遂著书曰觀音

禮文方題筆處有奇僧遺之生名自意趣与已若本略同淳化  
初法乃年方二十有八眾命續居其師之寶雲講席講四大經  
積年法華維摩涅槃金光明一旦有施氏胎駝來伏其座下若有聽意  
其后以時勿至者凡四十日產勿乃已驢果有人之意不亦異  
乎至道丙申之歲法乃結乎黑白之眾信者按經習夫淨去之  
業善也曰誓生西方記復擬晉賢益念佛三昧其處寶雲更  
十有二載未嘗持謁与勢人往還自幸得觀音幽替命匠氏以  
旃檀為其悲之像刻已像与戴之益撰十四大願之文其后工  
有悞折像所執之楊枝者法乃敬且怒即自以接之不資膠漆  
而脗合如故咸平三載四明郡大旱郡人資以祈雨法乃用請  
觀音三昧冥約若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向其郡蘇太守以  
為異乃即碑其事咸平五年法乃復歸于台欲東掖屏居勿徒

屬愈繁乃即其西隅益構精舍據經造無量壽佛大像相率修  
念佛三昧著淨土行法之說其邑先有淫祠者皆為考古法正  
之濫響者徹去其所謂白鸛廟者民尤神之競以牲作祀法乃  
則諭其人使變血食為之齋及其与眾舟往白鸛而風濤遽作  
眾意謂神所為法乃即向其廟說佛戒殺之緣而其浪即平乃  
命其神凌佛之戒此以杜祀者遂絕即著野廟誌与其神約  
而民至于今依之也祥符四年會章郭公適以郎官領郡丁僧  
爰制乃命僧正延法師入其郡之景德精舍講大止觀其爰乘  
畢有三沙門被袖無目与至請与孟蘭盆講席方揖坐而然不  
見法師嘗以勝事促道道出黃巖有一豕特來繞師所乘已而  
伏前意若有所求眾嗟咨不測其然徐推之乃豕避屠与來也  
遂償其主教屠者釋之命豕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果知

嚮德邪人其何哉。皆有赤山寺。高爽而瀕海。法亦嘗謂人曰。此  
宜建塔。其衆鄉人樂奉。皆曰。是山之巔。每有異光。照耀海上。其  
光之間。蓋見七層浮屠之影。然其所照之至處。亦十里。皆捕魚  
者。窟梁周之法師。知其若此。欲有所警。蓋勵衆必塔之。及其事  
址。差土果得石函之效。塔成。亦以七級。應其先兆。而斯民不復  
漁也。法師方百日。修懺于東掖山也。會其時大旱。水不給用。乃  
出舍相之。俄以其錫杖卓石。石泉從之。激今東掖所謂石眼  
泉是也。初杭之人。欲命法以。西渡講法。雖使若往。還歷七歲。尚  
未嘗相從。及昭慶齊一考。率衆更請。乃來。至是已十有二歲矣。  
先此法師嘗夢在母之胎。十二年。校其出。台。乃杭。乃其夢之  
效也。至杭。始止乎昭慶寺。講說大揚。義學。若向慕。沛然如水。趨  
澤。杭之風俗。習以酒。諸會葬。法亦特以。勝緣。詢之。其俗皆化。卒

變葦為齊。目若文曰。誠酒肉慈慧法門。以正其事。其人至今尚  
之。明年蘇人以其州符。逐法。就開元精舍。畫地專講法會。盛  
集黑白之聽者。謂日萬。夕千。其人不飲酒。散肉。殆傾市邑。酒  
官屠肆。頗不得其售也。遂謂其徒曰。吾祖智者。遺晉王之女。六  
恨其一。適以法集。動衆。妨官為之患。余今德薄。安可久當此會。  
去之。乃翻然。復杭。方祥符乙卯之歲也。刺史薛公。顏即。以。其山  
精廬命居。法師昔樂其勝。槩已有栖適之意。及是。適其素願也。  
其地乃隋高僧真觀所營之天竺寺也。歷唐。尚道標承之。然隋  
宋來逾四。百載。尚觀公遺迹。湮沒殆不可睹。法師按旧誌。探於  
莽蒼之間。果得其地。即賦詩作碑紀之。此始謀復乎天竺也。初  
其寺之西。有隋世所植之檜。枯朽僅存。至此而復榮。蓋其寺再  
造之證也。曰名之曰重葺。其香林洞口之石上。梅其山

之木翻古腹内竹石面竹者。其指為天竺四瑞。作四詩紀其勝異。  
 居無幾。向來學益盛。乃即其寺之東。建日觀菴。撰天竺高僧傳。  
 補智者三昧行法之說。以正學者。祥符之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至。  
 都以其名奏之。遂賜紫服。尋亦請講于壽昌寺。能講過。日東  
 柳顯其徒曰。美山乃吾卜終焉之所也。沿行吾當返彼。乃授業  
 題壁為長誦。以別東掖。還天竺。凡夏禁。則勵其徒共行金光明  
 懺法。歲以七晝夜為程。宮保馬公既老。益更系佛。尤慕法師之  
 言。遂為其淨土次疑論。馬公鏤板。涉之。逮王文穆公罷相。撫杭  
 眷其高風。因李明州夷庚要見于府舍。既見。王公奇之。不數日。  
 率其僚屬訪法。於山中。即命之講。乃說法華。法妙義具。才  
 辯清。卷衣冠。屬目。王公曰。此未始有也。即引天台教之本。求欲  
 其指。楊王公唯然。乃奏復其寺。得賜天竺之名。王公書其榜。尊

威命也。王公始以西湖。奏為放生之池。亦法師以智者護生  
 之意。調而動耳。其王公出尹。應天方微疾。夢與相見。而其疾即  
 瘳。乃遣之。盛道其事。以謂相遇。平生有勝緣。於江寧。更遷於  
 府舍。問法。番且三月。王公始欲為僧伽像。疑句未果。法師乃為  
 其推觀音。坎應變之無方者。曾之先。此法以嘗夢與一註。在佛  
 塔中。有老僧者。擘金鈴而分之二人。益說此以驗。適論王公曰。  
 實鈴陵之謂也。既造像。卒持与法。師曰。撰泗洲大聖。礼文以尊  
 其事。王公益与其秦國夫人。施錢六百餘萬。為其寺之大殿者。  
 法師以復寺。乃自皇家與王公也。持有所感。遂重集天台四時禮  
 佛之文。勉其徒行之。欲以報德。會乾元節。王公以其道上。奉遂  
 錫號慈雲。自是相與為方外之遊。益親於約。士者多矣。若其  
 所著。因於十法界觀心圖。注与岳思。師心要偈之類。皆為王公

之所為也。天聖中，公終以天台教部奏預大藏。天台宗北傳蓋法師文穆公有遺書，始章獻太后以法師薰修精志，輒與中特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山中為國修藏。遂著護國道場之儀，上之請與其本教入藏。天聖改元，內臣楊懷古東使，又賜之乳香。臨別，楊以法以善書求其筆迹，即多詩一闕，與之。頌也。楊之明年又賜銀一百兩，飯山中千僧，然其時之御大夫耆其風，與樂其勝緣者。若錢文僖楊文公章，郇公佖，諸公益多，恐年名不悉。文法師閑雅，詞筆篇章有詩人之風。其文有曰：金園集，嗜天竺別集者，曰：芙蓉集然修潔精苦，數自焚其指，句存者一二耳。遠其持筆，翰精美殊。得乎之體。灵山秋霽，堂大雨，桂子法師。○作桂子種桂之詩，尚與胡公見而感賞之。公與錢文僖公廣之。胡公領郡錢唐，益施金，句為其寺之三正門。公法師領寺既

久，嘗欲罷去。史君李公詰即命郡人苦留之。又二載，當天聖九祀之孟春，方講淨名經，未幾，顧謂其徒曰：我昔在東掖，亦講是經，嘗夢荆溪尊者室中，披其經卷，及出視日，已沈，至今者吾殆終於此講也。一日果與眾決曰：我任台杭之寺垂四十年，長用十訪意，非私傳，今付講席，宜後吾之志。即命其高第弟子祖韶曰：汝當詔吾道場，持此爐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汝其勉之。遂作謝三緣詩。謂謝絕徒屬，宿友筆硯也。命學者刻石示之。秋八月二十有八日，孑然入其寺。東嶺草堂自晦也。明年十月之八日，示微疾，不復用醫藥。命取嘗和晉人劉道民晦迹詩，改其落句云：翔空迹自絕，不在青、山。使磨崖刻之。翌日，晚復曰：吾報緣必盡，敢忘遺訓乎。爾曾耶。益說法以勗其屬。及後日，晚使請弥勒像以正其終。其徒尚欲有禱，且以觀音像應命。法師即炷

香曠像而祝之曰我觀維音則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  
任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香云或問其所歸者猶以淨土  
寂光對之至其夕之三鼓奄然坐終先此法師自製其襯曰送  
榻而銘之學者務奉其師之前志必臥其靈體于送榻更七日  
其形貌完潔如平昔其壽六十有九臘五十當其化之日山中  
見大星隕于鷲峯熾然有紅光發於其寺之鄒度弟子若虛輩  
垂百人披講稟法者如文昌諸上人者僅二十人登門而學者  
其人不啻千數明年仲春之四日奉選榻歸葬于其寺之東月  
桂峯下與隋高僧真觀之塔鄰也崇識韶公安三十年晚山中  
與其游益親韶公者年淳重亦名德之法師也所以大法師實  
錄命余筆削始以敝文不敢當及讀其書言其法以微致還而韶  
公已物故方感慨今辯師益以錄見託願成就其師之意辯師

端審善繼又明智之賢弟子也會崇避言適去山中囑之愈勤  
顧重遠其先師之命姑按韶公實錄而論次之命曰曲記蓋曲  
細而記其事也然慈雲聽哲與識堅明故其以師法大自植立  
卓然始終不衰雖法高名僧不過也世以方之真觀不其然乎  
天台之風教益盛于吳越者蓋亦資夫慈雲之德也吾恨不及  
見其人足歲嘉祐癸卯之八年季秋己亥朔適在京口龍游之  
東園記之也

廬山開先華藏禪院暹禪師塔記失本

秀州資聖禪院故和尚勲公塔銘并叙

嘉祐壬寅之仲秋秀人以故大和尚勲公骨身歸塔餘杭之安  
樂山後始也其事法弟子者文儒者聞人安遠乃命契嵩書且  
銘之和尚諱盛勲本姓謝次子書其得姓之本末從釋氏也衆



郡之壽陽人也。童真出家。北面事象之白容山惟齊禪師。祥符中。以誦經中試。遂落髮。其年納戒於桂管之延齡寺。還白容。會其師滿戒。葬已。遂浩然西出。更訪其師宗者。和尚天資淳深。懿厚。夙有道識。童之時。以自發明。徧學衡湘鄂郢老禪碩師。而独大盡玄旨於德山遠和尚。初以雲門語句請決於遠師。雖叩詢勤至垂三月。遠未嘗稍辯。蓋欲其自契身。一旦悟已。詣遠質之。遠師一見。即謂之曰。汝已徹矣。當此和尚頓覺身起虛空。不覺屋庑為闕。復其立處。即徧體兩汗。其悟道素驗如此也。先此和尚嘗師他僧。傳習于安般定法。始授其法。乃席地然頂於其師前。遂有異光上發。圓赫如日。光熄而元略無所損。其師曰。汝最上乘法器也。勉之。無以此自足。其感通又若此也。其後禪之學者。乃蔚然嚮慕。來浙西。混迹于餘杭。安樂山。皇祐初。嘉

禾太守聶公厚載聞其風。率郡人遂命領徒。于此更十有二年。而秀之人無賢愚男女。風德大化。法侶趨其會者。日不下數百。精廬完葺。僧儲充備。而秀有禪居。自和尚興起也。以嘉祐庚子之五載。仲夏壬寅。示微疾。正坐說偈。而盡世壽六十八。臘四十二。以嘉祐庚子五月己酉。遵教火之。得五色舍利。絢如不可勝數。度弟子者宗益嗣其法。而領衆一方。曰省文。曰有昌。和尚平昔嘗綴古之語。要目其書曰。原宗集。而其徒方傳之。然其所得之法。實諸佛之秘要。群生之所宗。諸祖之所傳者也。非語默可到。然非語默又不能稍發。故和尚莅衆接人。雖勤教誨。而其語嘗簡。其機緣不煩。大較其要道。慈德入人最深。故其亡也。秀人傾城號慟。若喪所親。諸君以契嵩於和尚道交相知尤深。詳得其出處。乃以文見託。雖固亦不得讓。為銘曰。惟骨珠圓。惟道

亦然非生非滅無陂無偏雖山夷石泐而此法常傳

秀州資惠禪院故暹禪師影堂記

禪師疾病予自杭往問醫藥嘗顧謂曰我老且病是必已矣死且累子坎而拵之為我誌其嗣法遂授其所以然余還杭未幾果溘然而化學者不悉即焚其喪卒不得而塔之故列其名迹於影堂命今長老勸師勒石以傳之禪師諱慶暹其先建陽人也姓范氏范氏世為士族其父大父皆仕不復書也始禪師因父宦生於會稽及其父官死海鹽縣即與母治產居秀至是禪師方五歲而秀氣藹然其母異之命從淨行子昭出家於今資聖精舍踰十歲落髮納戒於靈光寺習楞嚴圓覺於講師居素又十歲經明明年即廣游方外徧參禪要又七歲且還初秀郡未始有禪居待來者亦有所闕然禪師既歸乃一更其院務與

衆處諭其屬即如十方禪規主之院稍治遂結廬獨處于園林篤為枉多之行不出不寢更十九年雖惡衣惡食自視宴如也居無何會故雪竇清禪師至其廬曰善乎仁者乃至是哉因盡示其所證之法而清禪師大肆之卒亦承於清師至天聖中郡太守張公幾聖高之命復方丈使舉行禪者故事逮故翰林學士葉公道卿以中允領郡見而益喜遂尊為長老命傳其法垂二十年竟以此物故嗚呼其世壽已七十六而僧臘六十二禪師治茲院自壯及耄凡四十六載於人甚莊處已至約飲食資用必務素儉與時俗不合以故其徒稱難而少親附惟士大夫重其修潔不忍以葷酒溷其室先時吳中僧之坐法失序輒以勢高下不復以戒德論禪師慨然嘗數以書求理於官世人雖皆不顧其說而禪師未始自沮及葉公道卿轉運吳越而禪師

復致其書而葉公然之遂正其事於所部既而秀衆果推禪師於高座方再會即說絕踵不入俗殆十五年然亦天性公正切於護法耳昔嘗與子語曰吾不能以道大惠於物德行復不足觀以媿於先聖人矣苟忍視其亂法是益媿也子即應之曰不必謙也曹溪宗門天下之道妙也而學者罕至十二頭陀出世之至行也吾徒之所難能爲法而奮不顧身亦人之難能也是三者師皆得而行之又何媿乎師曰此吾豈敢也雖然子庸以是而稱之於吾人蓋欲其有所勸也禪師之遷化也至是皇祐之已亥實五載矣悲夫

改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師法諱幼旻信陽五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儵然有出俗之志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霸出家既納戒乃

訪道四方來虎林一見慧明禪師頽然有道器即服膺執弟子禮求學其法其法務無難易者皆備嘗之矣父之慧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推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禍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爾曹不必懼也吏果不入師弟坐其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邪其後不二載慧明物故畢其喪即帥衆白本府請大長老慧照聰公領寺以繼慧明所統師仍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慧照復其寺不十年而集屋廬巋然千餘間益偉於舊慶曆中朝廷用其所薦錫之章服其後又賜號曰普慈及慧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病治其喪事始慧照垂終遺書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他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吝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李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逮觀文孫公初

以資政大學士涖杭特遷師必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帥  
衣冠貴游不翅百人與會藝香聽其所說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  
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自古法集之盛其如此者  
亦鮮矣師天性寬平慈怒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尸其  
寺方六年寺益修衆亦靖度弟子輩二十三人嘉祐己亥仲冬之  
初忽感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蒙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  
如平昔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  
僧臘四十一以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澗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  
知師以其行狀求蒙文而銘之然在高僧傳其法九吾人於其教  
法有德有言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寂天下名寺固吾  
佛法倚之而弛張也嗚呼普慈於其寺平生如此之効豈不曰於  
法有功乎蒙故不讓乃引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

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  
見矣嘉祐五年二月日記 冷泉石刻

杭州石壁山保勝寺故紹大德塔表

石壁寺去杭越二十里走龍山而西窅然入幽谷有溪流巖石  
之美雖其氣像清淑而世未始知之自紹大德與其兄行靖法  
師居之而其名方播亦地以人而著也大德諱行紹杭之錢唐  
人也本姓沈氏初其母夢得異僧舍利吞之因而有娠及生其  
性淳美不類孺子不喜肉食嗜聞佛事方十二歲趨智覺禪師  
延壽求爲其徒父母從之及得戒通練律部當是時詔國師居  
天台山其道大振大德乃攝衣從之國師見且器之即使往學  
三觀法於螺溪義寂法師因與其兄行靖皆事寂法師講求大  
義居未幾而所學已就還杭即葺其舊寺尋亦讓其寺與靖法

師以會講衆靖法師與大德皆師智覺出家而大德爲法兄靖師爲俗兄靖法師以素德自發先此六十年雖吳中宿學名僧皆推其高人當時故爲學者所歸及靖法師遷講他寺而大德復往居石壁其前後五十年守其山林之操未始苟游於鄉墅閭里處身修潔識者稱其清約一旦示感輕疾至其三日之夕囑累其徒與衆會茶授器已即坐盡至是其壽已八十歲僧臘六十八歲垂二十年余始來石壁會其弟子簡長因聞其風長亦介潔能守其先範遂與其同學之弟簡微固以大德塔誌見託吾嘗謂之曰教所謂人生難遇者數端而善知識尤難世書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賢善誠難其會也若師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國師韶公韶公不測人也竒節異德道行藹然而壽寂二公亦吾徒之有道者也天

下豈可多得若師皆遇而親炙之假令得一見之已甚善也况因人而得法邪若此師之美多矣復兄弟於靖師同其務學親道栖養於山林又平生之美可書也其塔在寺之西圃故筆而表之是歲皇祐癸巳三月之十一日也

致政侍郎中山公哀辭并序

故侍郎中山公其喪下葬日客有感其舊德而爲哀辭以見意也然客本佛氏者外遺形質內融情僞不宜有所感而哀之也蓋不忍視其賢人歿而君子之道益寡嗟嘆之不已姑託哀而辭之雖然公之功德在人名與迹太史氏播之而其人未必悉知公道德之本至者也公之所本者誠也故其始也修身事親而鄉人傲之其中也仕於朝廷守大節不變而天子擢之其老也以禮而退表帥乎立大夫而天下儀之然士之行道於世多

初銳而中懈先是而後謬孰如公進退始卒無毫髮之失蓋其  
修誠厚本而致是爾公既謝去軒冕益以清淨養其壽命故蒙  
忝公之交游亦親識知公之道德所以至者且詳可法也矣嗚  
呼辱公之顧待異矣不復睹矣辭曰

鱗羽穰穰兮龍鳳所尸龍不可隱兮鳳不可衰人倫整整兮聖  
賢所資聖不可亡兮賢不可虧老成之人兮已與化移典刑雖  
在兮奚可邇窺大夜奄夕兮復曉何時神明一去兮寂寥何知  
道德垂世兮群心所思清白傳家兮世世可師五福貴全兮公  
得于斯天分獨好兮誰與等夷人壽百歲兮公欲等期孝子順  
孫兮胡必增悲伊我所傷兮賢者寢稀純誠不紹兮君子道微  
萬類紛綸兮邪正相非特立獨行兮不爾疇依秋風蕭蕭兮白  
露霏霏草木零落兮丘隴巍巍靈車獨舉兮丹旒翻飛顧此別

離兮杳杳長違

李晦叔推官哀辭 并序

隴西李晦叔死有以相報者予聞悼之且有所感也晦叔有俊  
才素以其才之力氣自豪故於文章辯論不甚推讓去年仲春  
將施生來吾室與吾語終日不能去嘗曰昔謂方袍平叔予今  
顧師師或不足比也臣自慨相知之晚及蒙移書讓其過稱復  
曰方今天下賢而有識者幾其人哉在仲靈何讓其後數數以  
重語推致於交游間期將復來劇論雖然余非其人酌其意愛  
豈不謂之知我乎別去一年志方壯豈悟其忽然而已亡邪古  
人以人生比之浮雲奄忽不可常保如此信之矣辭曰

昨別晦叔志氣強今聞晦叔忽已亡始知未信便必爾定聞不  
覺心自傷心傷君子何所切念君素懷殊未張賢良不遂

遂或  
石字

死從事可惜謫仙才艷長陸機弟兄皆早世芝蘭零落何相望  
高堂有親髮被領白日悠悠悲未央憶君去年來我室抵掌倍  
語聲琅琅坐人驚歎幾絕倒是是非非窮否臧當時然諾頗相  
得聲色慷慨多揄揚乃云平叔不足比齷齪自疑何敢當白雲  
有期尚相待豈意游魂成渺茫哲人自古寡眉壽天理如何不  
可量

周叔智哀辭 并序

周叔智名測九江潯陽人也少聰悟讀書能強記自六籍揚孟  
洎司馬氏史漢老莊列禦寇之說與吾佛經歷目則徃徃通之  
商較古今援引故事動有典據嘗駭坐人率皆伏其高論爲文  
學易繫辭奇峭頗工耻於奔競造次不務其守故名不籍甚朋  
游屢以其家貧親老勗之逾四十始以茂才異等舉尋斥於有

司歸鄉曲務以其道訓導後進江州風俗剽輕其人寡能莊整  
叔智侃然處於鄉黨而後學小生不敢恣放去年孟夏得叔智  
之子明服書且聞叔智以癸未孟秋死矣嗚呼吾嘗與叔智友  
凡議論不以道相契未始發其言交道之中正自謂古人不至  
如是也及來吳越不相見已六七年日夕浩然思歸潯陽慕永  
遠一作惠遠宗炳劉遺民之風同叔智相與老於林下逮此信吾事  
不果濟也嗚呼交道之已矣乎哀其人不復見矣故辭之以揚  
其德也辭曰

江之山兮康廬效靈江之水兮九江泚清合其氣兮誕爲人英  
君得之兮旣聰且明道德修兮器識恢宏竟不展兮奪化代并  
公之壽兮令名不朽君之福兮學問富有仁義家傳兮子孫寶  
守孰謂旣徃兮不共其後溢江浮天兮綠淨漪漪白石青草兮

日暮參差若人不歸兮萬古別離相望丘墓兮千里依依

鐔津文集卷第十八

廣州路清遠縣逸夫徐庚駁捨統鈔式兩

吳城比丘普周捨統鈔肆兩子明捨統鈔式兩伍錢

潤澤捨統鈔式兩元已捨統鈔式兩

鐔津文集卷第十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古律詩 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 并序

唐僧皎然靈澈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雪之畫能清  
秀越之澈如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吾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  
遂為詩三章以廣其意也

雪之畫能清秀

畫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闢僧攻文什自古有出拔須  
尊畫為首造化雖移神不遷畫公作詩心亦然上跨騷雅下沈  
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禪字或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  
搢紳先生曾公輩罕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



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冰雪

澈公之清若冰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出名在詩  
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與儔白雲蕭散何定  
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衆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  
於林風必摧澈公懷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為爾為詩遺  
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沈寥一庵嶺底寄幽獨杭迹蕭  
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清嘯當時陸羽事幽  
討曾入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驅神龍此與人間事豈同冥機  
感異心之苗此公所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秘書

一日夫子來山陞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至時周感  
之同來  
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把袂相追隨笑傲恣  
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歎拂榻乃留巖宇宿紙衾蒲席誠可  
嗤不計豐約但適美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  
耿耿輕寒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  
言志直吐曾臆搗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有所為表  
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近烏足語含哺未吐  
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斷可識  
殷盤周誥無復疑古今事業貴適用文章述作須有規豈類童  
稚空琢刻畫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龍犀研精神  
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補吏來浙右局

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略騏驎捕鼠非所宜錢唐大府  
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負浩然氣誰能斂袂長低眉  
夫所重以道進青雲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廢  
爲身資遂爲謝病遠引去遠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  
下惟克苦窮書詩閑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疵賤臣抱  
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闈深嚴在西北引領一望雲霧  
竄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空涕淚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  
當時甘佚遺龍蛇之蟄尺蠖屈萬物不時須自怡我家田園在  
南國亦有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鋤鋤余  
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滄溟無底  
天無涯閭闔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詞暖衣飽食恣氣艷  
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君語何必輕沮煩孜孜嘉穀冬

收槿朝發衆物榮茂有疾遲不聞伊尹五千湯堯舜之道方得  
施賢傑輕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况當夷狄侮中國蹂踐  
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尅百萬師老勞旌旗凶年樂歲復  
間作風雨雪霜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亦待才能相補禪廟  
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皇夔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  
寧參差愛君爲人性踈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  
祝詞豈憚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慎莫虧朝廷若  
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爲春雨灑余松柏林青葱枝可取持此歲寒  
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君莫笑支許寂寞許愚憎君莫輕嵇阮山林有清興人生走

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爾非傲世士高蹈金  
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  
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貴文章翱翔異鷹鷂翛然邈千  
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颻勁翮更超忽陌上游俠子窺爾徒  
令君雖有金彈丸睥睨不致發因知奇異資自保長超越回視  
黃雀群胡為戀塵埽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

凌虛或作扶搖

寧作蘭蕙幽草中自芳馨白

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為久亭亭古來曠達士

浪迹多晦暝山林惜長往藏用亦藏形愚谷不可及窅然還自

寧嗟余亦羨此岑寂養頽齡

窮巖偶真叟

或作奇士

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斧與鋤斧鋤

亦奚為教養材與蔬荒穠必須剪使之藹自如授書欲胡為教  
爾心與軀學必先正已自治乃及餘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  
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相習成薄俗豈德懷遽除吾裁此俚  
語憑君為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僊師

日出野曠明蕭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邊行秋高天宇  
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衣履輕時聞縹緲間微颺傳  
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冷然清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  
走脚報松子來門迎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  
貌天已成開筵羅玉粒盤冷餠紫英綢繆似交舊灑落懷抱傾  
薄暮忍云去裴回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羅珊瑚風雲。與悵恨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漂渺。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銀潢月為波。萬頃即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空際時澄明。煙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悠哉揚執戟。識遠才絕竒。初提草玄筆。頗為人所嘆。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巖。玉鑑含幽光。千載方葳蕤。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嗟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青山保長往。白月貞可窺。高標謝松栢。孤芳操弗移。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雲。清霜厲嚴旨。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寄言飛將軍。妙略應無比。志在

報君恩。豈為黃金死。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才沈嶮嶮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裏暝。天形夢中曙。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為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超遥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過渭橋。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渺行天路。升騰在玉霄。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豈知松檜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卧時長謠。浩蕩天地間。孰問犧黃堯。臨風清嘯。胡為王子喬。空虛澄遠煙。霽色含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峯頂。無翮自明。

月初團圓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渺林嶺

松柏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蒼梧會稽  
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人生惜朱顏覽照長  
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悠然嚴子陵遠大寥廓器故人貴為君白駒要不至耽閑戀綠  
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侯霸不知道初亦嫌  
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因悲婁護輩胡為附權勢流游  
絳灌間折節踣躑例皇皇古皇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  
風拂長袂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明士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沈從來鑑中  
景形勝人間絕月湛換鵝溪雲起藏書穴客子若飄蓬遠與故

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鴈  
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雲明月含  
暉變秋景桂枝花折風飄飄誰在高樓吹玉簫人間不見槎升  
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在何處白露霑衣未歸去海畔  
今無漂母家江南誰與王孫遇裴回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  
知音欲上高臺問明月月明何不照人心

群賢宿山賦得 暮雲巖下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巖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高應伴遠  
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為霖去其如早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不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  
越山于小吞具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  
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韜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  
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卧時來拂石牀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  
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況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窓掩又開好山松岸去驟雨落花來  
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  
煙郭連芳草春湖泛綠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巉岳犬去吠人語花飛恣鳥啼  
晴煙熏茂草煦日藹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拾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憊  
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閑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泉枯連井  
底地熱亢蔬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俗謂水鳥啼則天雨下焉

歲莫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含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浮生奄忽  
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鷄更啼孤煙行處  
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嵐光山際  
淡天影水邊近自怜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煙晝人間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未畏青蛙  
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雲影朝暎  
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關道中

北郭送楊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桑柘雨中  
綠人煙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誓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更俟逢梅  
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並日入月送清山空水更靜彷彿聞鐘  
鍾倏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為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閑高情寄無限錯磨千古  
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羨爾歸深山任他譏小隱黃鵠舉已  
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峯弄清軫

還南屏山即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  
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此心已共空生  
合身似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似浮雲年似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子隱去應  
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知秋他時谷口人相  
遇莫問栽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即歸山勞生未必浮名好稱性應  
須到處閑都似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怡顏襄陽道者寧知  
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靜默客何  
妨更往還竒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衰顏支形脫略時機  
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誠題因事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道德二經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暉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虵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雞迎曉報新聲。宿寒尚在龍蛇蟄。歲律初傳。日月迎萱葉。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

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祇遇故鄉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岐脩。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歎。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傲皎然。此生蕭灑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句。詠徧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事訛。而今無計遏頽波。徇人玩法成流俗。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今寄林僧巖下扃。莫謂此身無定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峯，臺閣凌虛地布金。行到白雲重疊處，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浮雲晴復陰，野花垂濕晚沈沈。游人莫怨天多雨，况在東臯春已深。

早起

天窻月過星踈渺，檐際冥分雲窈窕。山家深處勿鷄啼，時有寒鷗來報曉。

對喜鵲

靜卧時驚鵲喜多，須臾果有故人過。山中明度還無事，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念君詩思苦勞形。人間更有無窮感，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有陰陽濯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啼鳥去。豈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容物，汙爾清到底。

具城西觀音庵比丘師秀助緣銀梓

鍾津文集卷第二十

藤州鍾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此與楊公濟晤冲晦山游唱和詩前有錄見今總編于此  
責後賢披覽以見一時文會之清勝焉

歲暮值雪山齋焚香獨坐命童取雪烹茗因思柳絮隨  
風起之句遂取謝道蘊傳讀之見其神情散朗故有林  
下風氣益發幽興乃為詩兼簡居士公濟彼上人冲晦  
東山沙門 契嵩 上

檐外驚風幽鳥歸窻間獨坐事還稀初看曆日新年近喜見山  
林驟雪飛但憶故人能有詠寧懷久客此無衣鮑昭湯老能乘  
興城郭何如在翠微

章安揚 蟠 次韻上

落落東山老佛師古來獨往似君稀  
雪邊氣候春將破林下神情句欲飛  
後日當尋慧遠社何人更贈大顛衣  
一篇感發渾閑事須脫青衫動少微

錢湖草堂沙門

惟晤

次韻上

雪滿西山春未歸泉聲凍咽鳥聲稀  
靜觀眼境人間渺驅逐詩魔天外飛  
一飽每將松作飯大寒重換紙爲衣  
我憐詩是君家事更約論心極細微

約冲晦宿東山禪師精舍先寄

蟠

上人合動林間興吾恨衰遲學謝安  
納履操筇那有限吹雲落雨漫無端  
先憑報信春枝破預想分題雪屋寒  
林下不諳人世苦笑將雙鬢與君看

次韻和訓

契嵩

襄陽習子不貪官欲友幽人擬道安  
冒雪履霜臨歲杪攀蘿挽翠到雲端  
初論浮世慚年老又對清規苦夜寒  
空感知音何以報但誇山水富君看

將訪永安東山禪師先寄

惟晤

庵在千株松桂下更無塵事到夫君  
高蹤空過呼猿澗靜思惟看抱石雲  
日暮坐間禽影集雪晴崖畔路形分  
揚雄約我須投宿月裏禪餘快論文

次韻和訓

契嵩

歲晚陰沈天宇昏宗雷訪我更携君  
相期石屋宜投宿獨憩山茨學卧雲  
雪映窻櫺人已靜風吟燈影夜初分  
自憐惠水多閑散強接清言媿不文

宿永安方丈書呈東山禪師

蟠

千年道在高僧傳。未論詩人更有評。曾著文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群生。白雲已鎖山間寺。流水空傳世上名。林遠不聞鍾磬作。五更幽鳥轉春聲。

次韻和訓 契嵩

詩豪何遜宿巖扃。品格高卑徹曉評。未省窓前無月到。惟驚席上有風生。郊超年少偏高隱。莊子才雄不近名。明日君歸人落去。莫將平叔擬虛聲。

次韻奉和 惟晤

道安獨繼襄陽踵。詩好慵窺雪書評。竹屋數間經幾戰。草衣三事傲平生。縱陪林下收孤迹。難學人間走大名。燈火已殘談未倦。曉風斜雨打窓聲。

喜公濟冲晦見訪 契嵩

數曲清溪山數重。山深日暮已鳴鐘。忽聞行客門前語。來覓幽人林下蹤。初接風流殊歷落。更張燈火倍迎逢。不須便去疑無待。已有黃糧在宿舂。

次韻和訓 蟠

數百招提隱亂峯。蒼茫豈復辨君鍾。春含未得黃鸝報。路轉惟尋白鹿蹤。庵在月邊長不鎖。興來天外忽相逢。山人莫笑衣冠客。亦有鴻梁待賃舂。

次韻和訓 惟晤

白雲蒼海一重重。傍舍遙聞隔塢鍾。月上更無人語鬧。雪深空認虎行蹤。詩書共喜燈前論。茗菓翻疑夢裏逢。脫屣高談無限樂。煨爐寒擁日高舂。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蟠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鏢山門。雨催晚色凝諸嶺。雷送春聲落後村。今夜青林妨月上。故人白首把詩論。來朝山水終瀰汎。策杖相隨討澗源。

次韻和訓 契嵩

暮雲將雨苦紛紛。春雨攜君倚寺門。飛鳥驚雷歸後塢。落梅流水出前村。名山當爾何須去。勝事而今更好論。況有禪翁通妙理。裴回重款扣真源。

次韻和訓 惟晤

雨洗群山秀色分。一筇雙屐到松門。天邊雲散爭歸洞。島外樵還各占村。父着青袍心已厭。相看白首事休論。請君細問黃梅老。當信禪河別有源。

同公濟冲晦宿靈隱夜晴 契嵩

不睡還烹北苑茶。寒燈落盡適來花。夜深雨過山形出。天靜雲空月色佳。且喜僧窻晴似畫。莫論人世事如麻。况陪支許皆能賦。豈厭留詩在碧紗。

次韻和訓 蟠

山風亦會山人意。卷盡天紛掃雪花。明月當樓情已興。碧雲落紙句還佳。天威忽霽應通物。仙侶相便合姓麻。群動已消林木響。卧看星斗隔窻紗。

次韻和訓 惟晤

戰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長夜身雖健。勉和新詩興未佳。風細猿聲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臘寒燈炷飛蛾滅。何以殷勤護薄紗。

早過天竺呈明哲及同遊二老 蟠

雨夜靈峯卧竹床。平明屐齒到雲堂。前雨過新溪滿石上風。  
回舊草香山抱鍾聲圓不散。雪鋪瓦面冷無光。理公莫恠詩相  
惱。今日借行總姓湯。

次韻和訓 契嵩

澗北夜依禪舍宿。峯南今訪講師堂。初行松路愛清曉。及過石  
橋聞異香。日色煖烘諸壑淨。晴嵐翠潑幾峯光。道標尚客何高  
趣。更飲吾曹柏葉湯。

次韻和訓 惟晤

曉過翻經臺下寺。與君同謁祖師堂。庭前紫桂葉頻脫。石上紅  
梅花正香。出洞陰雲分遠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謝公勸飯須無  
讓。不許非時薦茗湯。

南澗傍遊戲呈公濟冲晦 契嵩

相引朝來碧澗傍。山林雪盡水流長。未應驚鳥下苔岸。先共觀  
魚跨石梁。日淡沙寒鷗自聚。歲闌春入草含芳。鮑昭湯老須同  
詠。何必人間萬事忙。

次韻和訓 蟠

澗南一嘯清風發。林下重來白日長。雲遠石深連鷲嶺。水寒沙  
淺似魚梁。漫因野老詢前事。閑伴幽人擷衆芳。更欲窮源情未  
已。知君嗔我索歸忙。

次韻和訓 古惟晤

撥雲過得南隴去。流水激澗一澗長。磐石誰推補闕岸。老松自  
倒成危梁。沙禽呼雌頻叫噪。山藥吐色常芬芳。臘去春歸山愈  
好。喜君共無塵事忙。

遊天竺上寺呈東山仲靈冲晦 蟠

入林已忻猿鳥樂共傲浮生勝大還身外是非雲不繫社中留  
戀雨相關籃輿寂寞媿彭澤拄杖風流肖德山寄語葛洪巖下  
水莫流清夢落人間

次韻和訓 契嵩

共訪迢遙深塢寺仍隨野老賣樵還鳥栖已定人方到暮色雖  
濃門未關今宿巖房休問法來朝臘屐重登山平生勝友殊難  
會莫厭相攜寂寞間

次韻和訓 惟晤

天寒雨細日將暮泥滑誰禁策馬還砂穴吐泉鳴泱泱竹叢歸  
鳥語關關聊晞謝客須穿屐莫羨支公獨買山方外論交情未  
淺願陪投老白雲間

同公濟冲晦遊天竺兼簡呈伯周禪老 契嵩

愛此蕭然松塢深詩流邀我此相尋蒼茫寒日纔開霧靄濃  
雲又結陰安石放懷還劇賞皎然乘興合清吟主人勤駐禪扉  
宿况值梅香正滿林

次韻和訓 蟠

不問猿崖鳥道深攜筇著屐伴君尋山中桂子驚寒夜雪後梅  
花逼歲陰欲任更逢青眼顧相看須盡白頭吟他年若續高僧  
傳未放湯休與道林

次韻和訓 惟晤

平昔詩禪友契深更來人外事幽尋兩餘澗壑流寒響歲晏檉  
杉老翠陰袒跣不妨陶令醉風流多傲洛生吟山翁解榻延清  
賞未放前賢勝竹林

伯上天竺再贈東山禪師與冲晦 蟠



仲靈述作。知已冲晦。篇章竊賞音。勝侶俱恬山水樂。神交已過雪霜深。燈前自笑平生事。雨後重論一夜心。相檢莫交詩間斷。更闌同聽夜猿吟。

次韻奉和 契嵩

沈侯才雋冠儒林。詩語驚人金玉音。學海平生慙我淺。詞源今日羨君深。強晞老格須張膽。喜聽清言更洗心。賡唱苟能容累句。漫陪梁甫續高吟。

次韻奉和 惟晤

燈火青熒雲鳩寺。清猿叫斷有餘音。檻梅雪白春風近。山雨盆傾澗水深。背世迹憐高鳥迹。結交心契老松心。謝君秀句無新語。徒覺詩腸徹曙吟。

宿天竺寺賦聞泉呈二老 蟠

我有泉中興。平生愛水經。山空時泱泱。夜靜轉泠泠。暗脉來湍激。清聲出混冥。月寒風不響。高枕與君聽。

同賦聞泉 契嵩

歲晏林間宿。初聞况夜晴。漱寒醒客夢。飛響應山鳴。深澗松風靜。幽人石室清。誰人能為我。寫此入琴聲。

同賦聞泉 惟晤

澗泉吾所好。山舍寂無喧。春脉生雲底。夜聲來枕前。風休不動竹。月上未啼猿。石上鳴逾急。冷然清夢寬。

送公濟冲晦出山兼簡駐泊李思文 契嵩

幾日山遊霰雪稀。相隨野老亦忘機。始憐洞裏雲堪卧。又憶人間歲杪歸。夜落梅花應滿路。風含春色自吹衣。憑君為與王孫道。音信終須寄鳥飛。

次韻奉酬 蟠

臘後東風掃翠微同看芳柳破春機  
三宵聽水都無夢四日登山未肯歸  
野老止憑雲送客家人應笑雨露衣  
君詩兼簡佳公子只恐囊傾一夜飛

次韻奉和 惟晤

招攜綠野村邊去累日青山曠世機  
惜向永安蘭若別還經靈隱渡頭歸  
雲峯積雪迷樵徑石罅新泉濺客衣  
詩會未由陪帝戚心隨雲鳥入城飛

遊山歸遇雨呈仲靈冲晦 蟠

九里松門雪過時籃輿裊裊礙松枝  
雨留宿客還斜落風送行人亦倒吹  
華表忽驚黃鶴反耳中猶帶白猿悲  
來朝弗著登山猿可避君呼謝客兒

次韻和酬 契嵩

巖維靈澈出山時避雨曾聞礙木枝  
歲杪霜寒何足畏管中春色已堪吹  
風含鍾韻凝還散水結溪聲咽又悲  
聞草野遊君莫笑初平元是牧羊兒

次韻和酬 惟晤

興高未肯輟清詩捨轎重扶柳栗枝  
松柏青肥春雨洗烟雲輕健澗風吹  
樵歸後塢連聲唱鹿過前溪失隊悲  
莫道還家甘寂寞陶潛自有五男兒

山中回憶東山老 蟠

山遊興發特尋君袞齒筇枝繞四鄰  
峯北看雲忘世務澗南聽水得天真  
名高寂寞存僧史林下風流似晉人  
何日枇杷苦筍熟却遊未或

去年有苦筍  
枇杷熟之句

六韻奉酬 契嵩

君事逍遙入亂雲與君躡屐遍溪鄰林間聽鳥聞偏好煙際觀  
山見匪真澗水只能忙送客巖花不解久留人樂天更有龍門  
約勝會應須趁早春

連得公濟出山道中見示二篇鄙思枯涸奉和不暇  
且乞罷唱 契嵩

詩篇流落野人窻又得虞卿壁一雙恠似蛟龍出古水清如日  
月浸秋江賸吟何止夸山澤變雅終須繫國邦為報詩家驍將  
道雪蘭休唱已心降

次韻奉酬 蟠

幾夕論詩坐石窻憐君百首妙無雙勾牽野興侵孤月惱亂詞  
源湧大江數紙忽然來竺嶺千年猶可照吳邦相思未免還相

挑莫豎旗旛却詐降

出山至中塗寄永安禪師 惟晤

松行未盡却回頭寒雨濛濛已漸收望海閣邊雲繚繞行春橋  
下水奔流山庵驟別高談遠城寺將歸滿面羞須儼著書同護  
法悠悠人事漫拘囚

次韻和酬 契嵩

忽憶山中人白頭歲闌來看雪初收詩篇見賞皆高興謝客相  
隨匪俗流漫有巖雲供夜卧况無玉食備晨羞愛君吟詠殊堪  
聽金玉聲音勝楚囚

公濟冲晦出山次日奉寄 契嵩

孫綽曾陪友道遊千年人謂兩風流羨君慕此乘雙屐結侶還  
來共一丘我冷雪霜猶未去興高雲月肯甘收耽詩重道皆無

比應敵當時高戶侯

次韻奉酬 蟠

猿聲未落鳥聲秋  
窈窕發花開澗水流  
還對春風驚節物  
漫思野老傍林丘  
古人得道多深隱  
賢守知名貴早收  
林下頻過君莫恠  
自看骨相匪封侯

次韻奉酬 惟晤

今日追懷昨日遊  
二君乘興似奔流  
遠尋幽壑行拖屐  
累到深雲卧枕丘  
崖竹蕭疎晴影亂  
塢梅零落晚香收  
會須重訪藤州老  
更約高才沈隱侯

次韻奉和 契嵩

樂天已與廣宣遊  
更出風塵外俗流  
酒聖盡能非畢卓  
詩仙皆欲接浮丘  
聞公濟與冲海遊亦其奉戒  
篇章逸處江山動  
筆硯閒時雲

雨収况有聲名俱籍甚  
並飛南北動王侯

歲暮還西塢寄公濟無訾 契嵩

乘興溪邊去仍從林下歸  
梅香帶春信日色暖人衣  
白髮思還遠清流遇更稀  
野禽寧會意相顧向柴扉  
日色暖人衣或云日暮入人衣

次韻奉和 蟠

聞說西庵好藤州恐不歸  
延年松可食避世草堪衣  
山塢雪應壞林端梅亦稀  
猶憐二禪老佳句及城扉

次韻奉酬 訾元

野步溪流靜源深興未歸  
晚禽栖雪竹殘霰灑禪衣  
放意天涯遠狂吟人落稀  
詩成寄吾侶清氣動林扉

次韻奉和 惟晤

白髮東山女青林西塢歸  
聽猿時駐錫厲水自寒衣  
高論才難

敵孤蹤行六稀慚君寄樵採佳句出巖扉

寄東山禪師 蟠

高卧西林月孤閒獨見君杖藜探澗水欹枕看山雲鹿過何人見猿啼只自聞篇章知幾首寄我莫辭勤

次韻奉酬 契嵩

悠然林下隱吾道異夫君習忍如幽草觀身類片雲人情無意染鶴唳有時聞謝客詩懷寄憐君此興勤

蟠雪夜登涌金樓遠望西山憶仲靈灑然有邁世之風

因思山陰王徽之雪夜獨酌四望皎然裴回詠左太冲

招隱詩忽憶戴逵扁舟乘興余恨未能遂往聊寄此詩

家占西湖島上雲雪光月色更侵寃興來爛漫投空老或詩

罷蒼茫眼正昏晉國衣冠何處覓梁朝殿閣儼猶存思君不及

山陰夜遙望青松聽雪猿

次韻奉酬 契嵩

暝色陰森雪和雲故人當此動吟魂煙凝火冷萬家靜水色山

光竟夜昏興發晉賢前古遠詩傳蕭寺邇今存春歸巖壑多芳

樹漫欲邀君同聽猿

寄勉冲晦速和拙什 蟠

冲晦僧儒詩者豪尤憐賴汝壯方袍一千篇興時無敵三十年

功格最高白髮逢春今更勇清吟澈老莫辭勞何朝始肯將珠

玉却報仙人換木桃

次韻奉酬 惟晤

杜門誰復念吾曹老畏春寒擁毳袍懶慢從來徒自笑唱酬今

更怯君高口無道譽喧喧播厭把肝脾苦苦勞佳句忽來催野

句譬將凡小逼仙桃

新歲連雨不止因寄公濟兼簡賢令強公 契嵩

寒郊纔喜歲華新景色陰陰又一旬雲帶天低垂壓野雨藏春  
晝暗迷人寧愁燈火妨明月却歎詩家惜令辰陶令而今卧江  
國倚樓吟望更誰親

次韻和訓 蟠

林扉厭聽雨聲頻為惜春風只九旬衰撲山花將放杏侵尋歲  
日已過人何時好去遊南澗每夜空來望北辰愁坐更無車馬  
客獨憐詩筆漫相親

竊觀仲靈又兩詩且道余與公濟吟從之意輒次韻

奉和 至

詩興勾牽日日新年光初破雨彌旬舊遊已得新工部佳句今

逢休上人

仲靈文章大手非特  
休比此止以詩言耳

雲外馳心關水石江邊搔首望

星辰泥深未愛尋山屐誰與西庵杖履親

重次元韻 至

吟思那知歲月新初鶯啼雨早經旬娟娟野竹通寒水洗洗江  
梅冷照人驚嶺並遊勞夢寐虎溪一笑尚參辰千金褒字形篇  
尾迹未相同意已親

又次韻奉寄強令 契嵩

冉冉流年年曆新仲春春日未盈旬何為萬里青雲士來問雙  
峯白髮人詩思雅驚含老格風神清爽惜芳辰况聞傲令陶元  
亮臘屐須來與我親

重次韻奉訓 至

千年文許如新欲繼前遊漫歷旬雨帶黑雲遮俗客猿呼飛

鳥伴幽人以容劇論知何日感激佳篇慰此辰四海聲光非鑿齒道安名重若爲親

書鐔津文集後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讚菩薩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說衆所欣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豈獨今之然乎自往古他方佛世無不然耳始余年少時走四方叢林尋訪師友務道專學有效古高世僧萬里求師之志於稠人中沈沈自策其氣志若上將軍負所欲建立邦家之意前邁敵國而且戰且行不遑食息也聞所謂東山明教禪師之高文卓行道邁識遠凡獲見其所著文畫莫不錄叙而祕藏之及於錢唐靈隱山得嘉禾陳令舉所撰師之行業記石刻末云師自定祖圖而下謂之治平集又有嘉祐集總六十萬餘言而其甥沙門法燈克奉

藏之以信後世繼聞其廣本除已入藏正宗記輔教編外餘皆在姑蘇吳山諸僧室藏之余固累遣人至彼山諸僧居歷訪之而寂無知其所在者往往所委不得其人失於護藏而爲好事者竊移他所也大觀初余居儀真長蘆之慈杭室於廣衆中得湖南僧景純上人者入予室一日投一大集於席間曰此老嵩之全集也秘之父矣聞師切慕其遺文願以獻師余獲之且驚且喜念茲或天所相而授我耶若獲至珍重寶自皇極中庸而下總五十餘論及書啓叙記辯述銘贊武林山志與諸雜著等約一十六萬餘言皆舊所聞名而未及見者雖文理少有差悞皆比較選練詮次幾始成集庶可觀焉更冀善本較詳莫由得也後又遇周格非出守虔州回得其非韓文三十篇三萬餘言又緣兵火失之遂未能就其集近又得本乃浯溪東藍彦上人乃與余昔於匡山所得別本較

之文字亦其疎濬乃以韓文條理而正之然師之著述不得其傳而散落多矣如天竺慈雲法師行狀曲記長水暹勤二師碑誌行道舍利述匡山暹道者碑定祖圖序皆余自獲石刻而模傳之今總以入藏正宗記定祖圖與今文集等會計之纔得三十有餘萬其餘則蔑然無聞矣如令舉所記謂有六十萬餘言者今則失其半也吁嗟惜哉今以令舉所撰行業記標之為卷首貴在見乎師之世系嗣祖出世去留之迹奇節偉行高才勝德邁世之風焉乃以輔教編上中下為前三卷以師所著之文志在通會儒釋以誘士夫鏡本識心窮理見性而寂其妬謗是非之聲也又以真諦無聖論綴于輔教編內增經贊後以顯師之志在乎弘贊吾佛大聖人無上勝妙幽遠淵曠之道不在乎文字語言其所謂教外別傳之旨殆見乎斯作矣故其贊末云示法非文字故至人之宗尚乎

默傳也又曰聖人如春陶陶而發之也至人如秋濯濯而成之也此謂終歸乎靜默焉故真諦無聖論結云凡聖知覺者真諦之影響妄心之攀緣耳然有志於外文字之學者覽此二說豈不少警于中乎其輔教集舊本以累經鏤版故雖盛傳于世而文義脫謬約六十有餘處今皆以經書考正之覽者可以古本參讀之則其踈謬可審矣今自論原而下至于贊辭約為十二卷次前成一十五卷昔題名嘉祐集者是也其非韓文昔自分三十章今約為三卷次前成一十八卷又得古律及山遊唱酬詩共一百二十四首分之為二總成二十卷命題鐘津文集示不忘其本也然師常自謂人生世間閑為第一蓋其自得閑中之趣故其所為之詩雖不甚豔且濃華麗而其風調尚古雅淡至其寫志舒懷有邁世凌雲之風亦可想見其人也觀師與月公晦書自言余志在原教而行在



孝論余詳考其書則功在於原教非韓行在於書僧即僧也者孝  
論德在於志尚遠公而題其影堂文道在於壇經贊宜諦無聖論  
其文之高拔勝萬絕出古今則見乎武林山志故後叙謂因風俗  
山川之勝欲拋擲其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武林山志然求世  
之知言審音者不亦難其人哉師自攜書謁天子宰相而下凡所  
見則止以正宗記輔教編而投之至於文忠公則特獻之新撰武  
林山志焉嗚呼文忠公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輒可  
以口舌輕重之也其重讀徂徠集云待彼謗談熄放此光芒懸人  
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前得長多幾何得  
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辯亦止百年間百  
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媿妍故師之於慶  
曆間始以文鳴道於天下然當是時也宗儒束教輩是非之鋒

謗罵之焰紛然而師終以是道發而著之為高文至論乘風而  
珍之蔑如也故後世學者有聞其風務其道而矚其文者若脫  
冥遊望北辰仰昭回也然茲姑以師之經世文章恢弘輔贊吾  
如來至聖之教之道涉人間世而然也若其自所履蘊操守則  
瑩然若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而不足以方其溫潤高潔明淨也  
故令舉記其行業云師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與於此  
中間雖以護法遭難然其所謂珠光玉采日精月華者世雖見  
其有煙雲水火焚溺蔽虧之患而其光采精華固瑩如也故師  
之自攜書西上獻之天子事畢將東歸山林而大覺璉禪師賦  
白雲謠以將師之行云白雲人間來不染飛埃色遙燦太陽輝  
萬態情何極嗟嗟輕肥子見擬垂天翼圖南誠有機去當六月  
心寧知緬緼采無心任吾適天宇一何遼舒卷非留迹然則師

之風貌聲容其所以出處斷可見也矣紹興改元之四年甲寅  
十月後一日書於御溪東郊草堂之北軒釋懷晤

師之道譽聲德既其超邁故後世學者或當時在位道  
贊人主師表於天下後世者皆仰而慕之若天雲日星  
焉故有尋遺風想遐迹瞻頌稱讚不已有若前所記淨  
因大覺禪師將師之白雲謠若江西洪覺範之禮師之  
骨塔詩若南海楞伽山端介然吊師之古詩凡百韻者  
西蜀任龍舒天柱山靜禪師遙慕師而序贊者若靈源  
惟清禪師之跋師二手帖而伸贊之者今皆筆之于此  
或詳或略以備研覽而發季世佛學者之志操焉其淨  
因大覺禪師送師之白雲謠者已見前之後序中此  
不煩錄矣

禮嵩禪師塔 石門 惠洪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故有異要之手則然晚世苦陵  
夷講習失淵源君看投迹者紛紛等狂顛韓子亦儒衣偏強稱  
時賢憑陵作詬語到死不少悛後世師韓輩冗長猶可憐趨名  
不自信泛逐工詞言譁然皇祐初飛聲開喧闐田衣動成群怒  
癭空自懸縮首不暇息兀坐如蹲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  
齒牙生風雷筆陣森弋鏃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作書肆豪  
猛揮斥莫敢前群兒雖貌敬臆論已不專書成謁天子一日萬  
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功成還山中笑語蒼雲煙我來  
不及見山水自明鮮入門寂無聲脩竹空滿軒永懷翛然姿骨  
目聳清堅僮奴豈知此任茲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峯巔  
再拜不忍去聽此遶澗泉吁嗟末運中那復斯人焉文章亦細

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拍諸衽遲遲哦公詩落日滿  
晴川願持折脚鎗結茅西澗邊歲時邏松檜來此掃頽磚

吊明教嵩禪師詩凡一百韻并引

余研味其詩雖風調氣韻高爽遒勁而中間凡用事  
綴韻過於迂僻今略取其辭意簡雅超邁之句次成  
七十三韻亦可表見其才志向慕之誠至焉

建中靖國改元辛巳冬十一月既望予抱遠公文集自  
廬岳而東圖入木錢唐布流天下乃特詣師故居永安  
精舍之後嶺端蒙雪霜排榛莽於所藏閣維不壞之五  
相舍利小石塔前恭備香羞茗燭等作禮以供焉因抽  
鄙思爲五言古詩凡一百韻長跪端想誠百其心聚若  
有對遂作南音稽然以諷之庶不忘其本而聊爲攀慕

悼之之誠也禪師平日有詩云異鄉風俗客不惡但欲  
微緘南音來耳邊予連與藤東西交徼最爲密邇禪師  
遷寂在於熙寧五年之夏予纔八歲其實忝師里中之  
晚生所作南音不得不爾苟不離正受庶其裁擇焉

南海 守端

覺城否復隍慧日書有食苟無明哲士曷以救顛反緬惟東山  
師降靈自天德中甫寧加諸奮身若匍匐吾法傾不綱蒼黃莫  
之測誥誥排佛徒叢巖侍君側適操權衡者兼領辭翰職率意  
務品藻庶形在埏埴唐書預之修韓語例增飾竊自比丘軻拒  
我過揚墨惜彼迷至言曾乏通皇極廢道專以人訐惡肆其力  
坑焚必有待伐削豈容刻愚俗初易欺聖主終難惑當時禪講  
輩動類百千億獨誰敢枝梧縮手俟徽纆惟師奮然作感憤形

諸色一言塗腦肝萬卷羅宵臆人爵猶唾遺冥鴻詎能待蠢蠢  
嗟東人遲遲別南國歷楚仍騁兵白城募知識義龍雲之天禪  
虎角而翼誅茅靈峯西殺簡仙源北著書傲龍猛護法掌自直  
正宗序昭穆原教辯離即謂儒釋二教雖殊筆峯迴齒萃詞海昔相資而化物也  
彌通沃紛葩若輝散宏麗尚典實匠媧補穹旻効禹導溝洫動  
成幾百卷經世為模則斯文千古雄斯義萬夫特據理從所征  
處戰無弗克吾皇遇唐虞吾相遭禹稷抱書乃西獻乘時闢凶  
塞喜覽明光殿撫念加歎息賞其繫表才鬱為天下式謂嘗獵  
英雋忽此遺穀入小避三公位高憑四依軼慧日昏復明禪經  
亂還緘矧林父宜茂福田廣須植大信過豚魚至仁周動植良  
可班諸藏尋即遵所敕略共五韻飛章類席卷橫議同鏡拭春喉那  
補翼樹口拊拱默始知猛陵翁即師里名彼多稱猛陵男子故原筮無遺懼金

湯義存存涇渭情湜湜兩韻去既而謂東歸湖山夢還憶列戶翠  
可染當惚秀堪織風尚清散為僧年白駒逼孰貴秉燭遊鼓缶  
歌日具林遠爭追隨宗雷苦淒惻禪誦心稍隙騷雅興仍亟道  
行愈峻卓德聲轉輝艷略去七韻宴坐居無何遺偈見敦飭大梅臆  
鼠聲匪我相囚福師睦終偈云不似大梅聲云奄然遂長往休徵難具  
仿明發鷲峯下閣維火初熄五相堅不化鮮柔光耀翌燦若金  
出鈿瑩如玉分功式旌無妄犯奉法剛而寒靈山眾咸覩望林  
加渴醜魁奇冠前籍景仰動殊域王公競嗟駭士庶增悃悃略去  
龍共收鶴林骨合葬鷲山肋略去三韻澗猿徒自號書魚蠹誰蝕僧  
史半十科工歌全九罟略去六韻致我來吳楚募師自歧嶷獲記楞  
伽遊誦味踰膾臆師有遊吾涇川燕嘉哲人既云殂至道亦將亭又撰伽山寺記也  
陪已乎三十年臨吊徒深對妙峯高為塔梵天廣成國國成萬

物備蒸嘗五雲爭輔翊乾坤或幾息海山有時泐師其道與名  
敦然長鬢鬢七十

贊明教大師并序龍舒天柱山 修靜

始予讀高禪師輔教編愛其文落落有奇偉氣而能發  
揮釋氏之道以諭夫當世名儒釋子之不知教本者俾  
之達性命之奧見聖賢所以施教敷化之心而不淪於  
是非相戰之地中間叙繁若夫統之有宗而窮深極微  
則尚恐二家之學者或未易曉其邊徼况能究其道而  
見其全乎及其示寂後闡維而五物不灰然此雖師之  
糠粃而以歿故已方見信於其徒則其所蘊精粹要妙  
而不獲見知於人者多矣嗚呼道之難傳也若是乎  
甚悲之其道雖能化當世名儒而不能盡化其徒故師

歿後其真風勝軌不甚章章絢爛於世茲或希世之才  
黃鍾之音不投於里耳小器哉予晚路末學不遑灑掃  
于庭宇而覘望餘光徒臨風揮涕有胡不萬年之歎也  
今採其遺芳稽首長想系之以贊云

藤山之東紫雲浮空爰有僧龍名配維嵩自脫襁褓居仁由孝  
冰雪其躬律儀是儼遠覽高翔遊吳暨梁道繼佛祖欲隱彌彰  
適下祇園謗譏四起縱筆成書蓋不得已既而撲滅曇花重榮  
嘉祐之間獨飛英聲帝澤屢霑公卿折節咄嗟吾徒反肆駭舌  
遂賦歸歟安於覆盂少林食毒異軌同途小智自賢所在成市  
傾然誰儔理固宜爾太阿出匣斬蛟戮螭用之補履曾不如錐  
嗒焉云逝遺跡莫繼凜乎真風永蠲氛翳嗟乎鯁生不克祇承  
每一念至氣填于膺竟何能為只益慚忤聊筆清芬式告來學

題明教禪師手帖後二首

吾佛大法蓋世出世間千聖萬靈道德性命之本源源深本妙  
非思議可及其應緣揚化也當必資開士因王臣之力啓物信  
而潔外魔開士出蓋視法運之通塞決與世致益不苟然也藤  
州明教大師嵩和尚其人歟妙達玄宗博極世解出皇祐至和  
間見外黨有致吾法之瘡疣者則曰予竊菩薩權爲如來使辨  
而明之以度彼惑俾歸正趣實所任職矣於是著書聞奏蒙仁  
宗皇帝嘉賞勅入經藏班行天下於是魔雲廓而佛日輝也和  
尚旣建功德於教門其英聲茂實壯飾其曹稍蘊知識舉知欽  
慕而比年法俯下衰人根鄙劣喜剝染之便爭變形服竊入吾  
家紛情世塵濫廁僧倫者皆是見聞思慮不脫里俗何高德勝  
義之能講慕哉寶因擇言上人當此時能竦所聞而矜所慕其

賢於濫廁之流者故可稱也雖久游禪林服業祖道而於弘教  
大士知開導耳目起晞曠之志也故在京師聞律僧有上世與  
明教相厚善者乃訪問之彼爲道前事且出此帖示之擇言苦  
求得之珍收南來以示余若有異獲因語之曰汝企其人而重  
其遺跡以彼名耶實耶以名則於彼外矣徒可資於談柄無益  
乎己以實則明教之至論可考以發覆致遠者甚多汝宜尋而  
究之且想彼標致以自勉激則終有益也矣年月日靈源叟書

又帖

明教大師嵩和尚自稱藤州東山沙門乘宿悲誓出于皇朝始  
以天下搢紳先生或未究我法大道之源而域守所習跡佛教  
爲夷狄之法而蔑視之至加毀滅謂無使混害中國周孔之道  
和尚惜彼循枝而遺根背源而向派非徒謂暗乎此其學周孔

之道也可得謂能自其明而極其誠由其誠而盡道以成天下  
大本大公包博無外純全之妙神者耶由乎不自知所以不知  
人矣和尚博極古今儒釋教道之本會通聖賢理事論議之跡  
若振綱張網舉領提毬目分毛斂見者皆明義貫理融感會神  
府乃知凡聖人所出之方所示之言特其教之跡矣使知識之  
明者由此自返所以跡所以言者以內照之則靈宇廓然無內  
外無彼此豈華夷儒釋之可辨耶乃著之書號輔教編以開諭  
縉紳先生之徒奏之天子上嘉歎之勅與班行而名卿鉅儒至  
如歐陽文忠公諸豪覽其書莫不歎服敬而禮之復緣淺識講  
解輩毀其宗門故撰正宗記定祖圖以辯其說亦奏上行之既  
而還東吳示滅靈迹甚異具如傳記其墻岸法門啓迪信路踰  
古高僧之雄者不過爾耳禪人寶智得其遺帖求跋故援毫信

手愧不能述其萬一也

贊明教禪師五種不壞 并引北磻 居簡

劫灰之說大三災之一也天地所不能免况天地間物  
哉明教禪師闡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真曰  
數珠萬行成就三災彌綸自若也作五種不壞贊用公  
書遠公影堂故事云

頂骨巖然隱若伏犀於烈火中凄其廩而古鐵錚錚盡餘不執  
擊石拊石迭中音節舍利團綴素魄炯如湛湛凝露纍纍貫珠  
豈無他人欲見其頂月行太空蛙沈坎井  
去室而聰去塞而通於無數聲齊萬竅風風止聲消音響寂絕  
谷神不死聽火燄說說無所說聞無所聞煙滅灰飛所忘者存  
以是耳浪示爾四象厚德宏功千二百種

宣明心聲若出金石洵滌辯河不滲涓滴書獻天子天顏屢改  
一笑歸來此舌猶在韓吾不非吾奚以為壅吾不夷吾奚以馳  
一生事了有死無憾身隨劫燒紅開菡萏  
童真出家死於童真出沒卷舒一堅密身嗟多欲人曲為欲說  
於其根中出火自藝猗歎哲人哂乃覆轍以古為鑑以身代舌  
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石付百粉玉芳温温  
的的紫棹茸茸素絲自幼至老念茲在茲譬夫一龕繞以十鏡  
此燈長明一印印定定則離念反而自求於無求中以敏厥脩  
物初有終法無有盡是故此珠橫絕煨燼

鐔津文集卷第二十

鐔津文集拾遺

豫章西山奉聖院感應觀音事實記

感應觀音者始顯於唐當武后之時人有高爽常漁於西山之  
小谿俗曰銅源港其即曰樟樹橋視其木長不一臂泝流上爽  
之綸爽初不喜遇凡再弃而得之因與木訣曰爾實神物可使  
我魚利於今日當時果如爽言雖然爽亦未甚信會夜夢神人  
掉約如仙姬謂爽曰吾即觀世音菩薩也汝能奉我我能資汝  
所願爽他日乃神事其本意求以富一生爽奉之未幾其家往  
往致富待為鄉里所知人人靡不從而乞靈遂命飾為觀音之  
像及議祠於山三聖地或廣福臺或回仙觀或秦人洞雖輿人  
皆不能裁之乃相與炷香請從其煙而所之由此得歸其像於  
廣福臺奉聖院昔號廣福臺遇唐武宗削天下佛寺皆有制不



黜此像。厥後邑民歸之尤盛。計者或募能幹之僧以職供奉。時會沙門從會結庵於中峯。其人行高于世。故里人胡珠請當其事。會之逝。受其任。與門人智廣。廣之滅度。得其繼者。白契贊贊之。卒。今司院高年僧契誠。履其光大供奉者。凡四世。皆得其人。故觀音之教化益著。契嵩明道癸酉年。息肩其院。值或歲旱。曠民四來請雨。而舞雩相望於道。未及旋踵。而油雲已垂。至於病者歸之得愈。難者嚮之得釋。茲不可勝計。其福民毗政。有如此者。貳院事僧可嵩。以契嵩閱意外典。固以記見託。况契嵩幼慕辯才。常仰觀音之幽讚。又安敢拒而無述讚曰。

神理幽也。非假物則焉著。故山呼石語。實名託焉。觀世音菩薩也。聖心圓通。神變多方。其如寓靈於斯木。亦示化之一道。必也。因木成像。以像歸人。使彼見像生信。由信發衆善心之至也。則

道亦不遠。福亦可至此。觀音之舊事。世不可違。忘其因地行願。則諸經璨然。此略而不述。昔康定二年辛巳歲四月八日。述奉聖寫本。

至大改元。永中嘗游豫章西山之奉聖院。適得觀音事實。因扣主僧記所從來。乃云大寧長老檝公。其蓄一巨編。作米字細書。皆世傳鐔津集所無者。此蓋編中之一耳。余亟造大寧。謁以請焉。檝謂爲維摩庵。周無界居士假往。宜春謄寫。尚未見還。子欲得當。移書取之。既至宜春。而周歸豫章。已復專人往取。周以亡逸爲辭。予即買舟東下。躬自需之。然終莫肯出也。噫使

明教大師遺文不得光昭於天下後世者其在周  
無界歟

重刊鐔津集疏 并序

幻住沙門

明本

撰

鐔津文集乃明教大禪師之所作也旨趣幽微義  
理該博自有祖已來其扶宗弘教之文雖汗牛充  
棟而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年代寢遠舊板  
磨滅今欲重繡諸梓用費浩繁當有未言先領者  
助其美焉

照編輔教奪百家異道之書一語非韓破千古文章之印既  
是典刑有在其如印板不存樹教扶宗數十萬言之該博雕  
金鏤玉三百餘板之宏多遍扣大檀重繡諸梓揭仲靈宵中  
日月落星斗於義天開鐔津域內淵源漲波瀾於教海指其  
實則宗乘不昧語其道則文彩全彰提金剛劍剉外學之詞

鋒跨天馬駒張吾軍之玄路見聞莫大功果實殷同啓施心  
共資至化

今月

日 疏

鐔津集諸方板行已久惟傳之未廣因細其字畫  
重新鋟梓工食之費荷

好事者助以成之其名銜具題各卷之末惟冀

義天開朗性海宏深庶有補於

見聞抑普資於教化者矣至大己酉孟春吳城西

幻住庵比丘

來中

謹識

廣右藤之釋契嵩字仲靈少習  
儒業遊方入吳著書于錢塘之  
西湖嘉祐間以所業傳法正宗  
記定祖圖輔教編諸闕以文贊  
見韓魏王歐陽文忠公王冀公  
當時羣臣公極許可之復表進

仁宗皇帝御覽至為道不為名  
為法不為身之句嘉歎留禁中  
久之有旨宣賜入大藏達炎間  
兵火散失逮紹興庚辰秋福州  
太平寺正言長老因遊東山龍  
首淵得正宗記十二卷仍以輔

教編三冊增之重新校勘謂開  
元解空明禪師曰吾家之嵩輔  
教定慧操修冬夏惟一衲常坐  
不卧日止一食夜頂戴觀音像  
行道誦菩薩號十萬聲以為常  
宗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雖殫竹帛不可紀其道行於是  
率諸禪同力刊板于福州開元  
寺大藏流傳利益無窮住壽山  
廣應禪寺嗣祖佛燈大師法珊  
跋

嵩明教之在釋氏扶持正宗排  
斥異說辭而闡之咸有援據所  
謂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  
倒者也諸老出力共廣此書皆  
籍湜輩用心也隨喜之緣有大  
於此者乎隆興甲申十一月既

望左奉議郎前提舉福建路市  
舶晉安林之奇書

宋皇祐間措紳諸儒尊  
周孔之學謂吾佛之教害中  
國蓋不知吾佛之道清淨  
勝妙幽懿淵曠超出世間

非文字語言之流，可以致極。宜其譏毀之衆矣。鐔津明教，大士觀法，運之微，乘願力而興。以清淨智辯，發為文章，理

高而辭婉，如金春玉撞，寥亮乎天地之間。抱其書獻于闕庭，仁宗覽之而加歎稱善。賜入龍藏，而並行至於搢紳。

鍾公莫不敬而服之闢佛之  
議頓然而息洗清佛日重  
光于天下使當時負文章以  
自鳴者知吾教之本源遠乎

清淨勝妙之理格其是非  
謬見之心躋佛祖天人之路  
豈小補云乎哉後世雖有作者  
造理之不深不過虛騁其文



無益於宗教故無足取焉余  
讀其書未嘗不感於心想其  
風彩追念不能忘姑蘇中禪  
人募緣重刊其書遠來求

語因題于後聊寓執鞭之  
意云至大庾成春任仰山  
比丘希陵拜手謹書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記

